

谨 以 此 书

献给敬爱的父亲方志敏烈士

殉难七十一周年纪念



2001年11月，方梅（中）与方志敏亲密战友、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之女刘小英（左）及儿子、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副书记刘锡荣（右）合影于北京



2005年8月27日，孙希岳（左3）、方梅（中）、梅宝玉（右3）、何新华（右2）等参加玉山县怀玉山“清贫丰碑”揭牌式暨“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仪式时与演唱“树起清贫丰碑”的怀玉中学学生合影



— 方志敏

死！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这是方志敏留给我们的著名诗篇。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深沉地向党和人民发出的誓言；是刺向敌人的尖刀，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强的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座右铭。

方志敏，闽浙赣省苏区根据地和新老红十军的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历任第六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等重要职务。

1934年初冬，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志敏临危受命，率领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的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北



就不能不挺身而出，为积弱的中国而奋斗。我能抛弃一切，但不能抛弃祖国。我已下定决心，为救可爱的祖国奋斗终身！”

方志敏学习英语非常刻苦，他的英语成绩进步也很快。每天天还没亮，他便到甘棠湖边锻炼身体，然后朗读英语。有一天，正当他全神贯注地读英语时，一位洋人从他身边路过，好奇地用英语问他：“你为什么要如此用功读英语？”

方志敏微笑着用英语回答：“人总是应该多读点书的，学好了英语，可以看外文书籍，增长知识。”

洋人听了很高兴，以赞赏的目光上下打量方志敏。此后，这位洋人也常到湖边来辅导方志敏学英语，帮助他校正读音。

1922年2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出卖祖国主权，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九国公约”。消息传出后，全国一片震惊。在九江，方志敏积极联络各阶层爱国人士，走上街头，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卖国主义的活动。方志敏的举动触怒了九江镇守使吴金彪，他勒令学校将方志敏开除。

校长张伯鸾考虑到方志敏各科成绩好，在学生中有威信，担心开除方志敏会引起学潮，一直犹豫不决。

年轻的方志敏又一次遭遇人生的挫折，情绪很不好。他原本怀着拯救和帮助家乡苦难伙伴的心情来求学，现在眼看着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他的心在哭，也仿佛听到弟兄们的哭声。此时，他特别怀念这些同时代的兄弟们，于是便写下了《哭》这首诗。

不久，方志敏接到父亲的一封信，说家里已告贷无门，再也无法筹款给他读书了。方志敏深知家里为供养自己读书，已欠下了一大笔债务，他实在不忍心再给家人带去沉重的负担。他忧心忡忡，郁闷难当，由于思虑过度，他的肺病发作了。深夜里，他吐血不止，在老师和同学的护理下，好不容易才脱离危险。病中，方志敏写下了《呕血》一诗，表达了心中的忧虑。

方志敏的病刚好，得到朋友从上海寄来的一份《先驱》报。



是南昌的大资本家。有个儿子在美国长大，回来办丧事时，没有取用他父亲在银行的存款。如果能装扮成他儿子去兑这笔钱，那就不会引起银行的怀疑。因为银行知道他有一大笔存款，大不了抵消完事，不会认真对待。”

袁玉冰说：“志敏，这回呀，你演戏的本事可要派上用场了！”

方志敏笑笑：“想不到在九江学了点英语，先是用在读马克思的书上，如今又能在办书社卖马克思的书上派上用场。张先生，请放心，这个险我冒了！”

张田民：“你会英语，这真是万幸，不过此事万万不可大意，那毕竟是两千五百块银洋呐！”

方志敏点点头。

一天上午，两位青年来到这家银行的行长室里，一位是全身西服洋装的阔少年，另一位是随从翻译。

阔少年走近行长，用英语自我介绍：“我叫萧俊，对不起不会说汉语。我父亲萧老爷已病故。我不想取用他在贵行的存款，只想把到期的国债券兑换，请行长大力支持。”说毕，随从用汉语作了翻译。

行长看见阔少爷这副派头，又听说不取用其父在银行的存款而只兑换债券，心想，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呢。他又仔细看了看国债券，未发现任何疑点，便吩咐职员给兑换了两千五百块现洋。

回到《大江》报楼上，阔少爷方志敏、翻译袁玉冰和车夫罗英手舞足蹈，乐不可支。

张田民也笑眯眯走了进来：“我已准备好饭菜，庆祝你们冒险成功！”

此后，张田民又利用他的同盟会会员身份，发起对筹建书社的捐款，所得金额也不小。有了资金，方志敏筹建文化书社的各项工作也就很快就绪了。赵醒侬从上海购买的一批进步书刊，也



由徐先兆运抵南昌。

9月底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位于东湖边上的“南昌文化书社”正式开张营业。开业的礼炮响过之后，身材修长、方脸白净、年轻英俊、神采奕奕的方志敏忙得不亦乐乎。他对外的身份是书社马经理。这时，只见他扬着两道墨黑的浓眉，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会儿挥手迎顾客，一会儿抱拳接同行，好不兴奋。张田民携其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并带来了他特地在《大江》报上为书社的开业而刊出的一条套红贺词：“南昌文化书社是由一位贵族出身的马宣私人创办，他立志要为振兴南昌传统文化作出努力，祝愿他事业成功。”

后来，方志敏还利用星期六、星期天晚上的时间，在文化书社组织一批进步青年举办以“青年的追求”为主题的报告会，抒发各自的豪情壮志。报告会上，方志敏以《先驱》、《向导》和青年团员的革命行动为例，结合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赵醒依这位青年楷模的事迹，启迪和引导青年“以追求爱国救国为己任”。

由于工作的忙碌和疏于照顾自己，方志敏的旧病又发作了。他这样以诗记载：“……昨天晚上，我又吐血呀——鲜红的足足有一碗余；吐后，全身振动个不停——像害疟疾一般，快乐之神，我的生命，是走到最危险的境地了！我所以如此，就是你不和我同在。快乐之神呵！可怜我罢！来抚慰我，拥抱我罢！我跪着请求呢！快乐之神忧愁地对我说：‘可怜的青年，我何尝不愿救你呢？只是在你周围的地方，有许多许多凶狠狠的恶魔，正在张牙露齿地杀人吃人，看呀！遍地血迹模糊！听呀！到处哭声哀楚！’”

方志敏没有迎接到“快乐之神”，却迎来了赵醒依同志。这次，赵醒依奉团中央指示，由沪返赣，在南昌创建团的组织。赵醒依对方志敏组建文化书社的工作极为满意。他说：“我这次



来，本是想和你一起建立江西党团组织的基础，现在这个基础已经有了，我们就开始下一步的工作，准备发展青年团组织。”

方志敏高兴地说：“好！很多青年都有这个迫切要求。”

晚上，方志敏想在他的住房中为赵醒侗加一张床位，可赵醒侗执意要和他睡在一起。

方志敏：“我正发肺病，会传染你的，不能睡在一起。”

赵醒侗：“有肺病怕什么！我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者！再说，两人睡一张床，我们也好谈论工作嘛！”

1923年1月20日深夜，江西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在书社会议室召开。会上，临时书记刘拜侗宣读了一份写给团中央的报告：

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我们现在邀集在南昌的同志——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侗……刘拜侗……七人，于1月2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指定刘拜侗为临时书记……

这是江西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南昌文化书社成了这个革命组织的活动据点。

这时，有人来报信，说袁玉冰在南昌牛行车站被军阀抓走了。

不一会，赵醒侗也急匆匆地进来：“志敏，这个书社在南昌影响很大，已引起敌人的注意。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外面监视。”

方志敏眉头紧皱地思索了片刻，对赵醒侗说：“我们扔出去的还不是匕首，他们就感到受威胁了，可见军阀当局已经弱不禁风。袁玉冰是一位多好的同志呀。前些日子，军阀当局以巨资助



待他们走后，方志敏笑着自言自语道：“马经理……”

未料，这时又有一个“侦探”向书社飞跑过来。

“志敏！情况紧急，你快跟我去南昌教会医院住院，我已经和我的同学、读书会的成员、医院牧师余济安联系好了……”“侦探”在方志敏面前停住脚步，气喘吁吁地说道。

方志敏仔细一瞧，原来这个“侦探”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在九江南伟烈校读书时的校友胡生。他现已在某军政治部任要职，并一直和方志敏保持着联系。

方志敏听罢，想把书店的工作安排一下再走。

胡生催促他：“志敏，不容你多想了，况且你的肺病也该真正医治一下，你必须立即就走……”

而在军阀的司令部，督军蔡成勋正对他的部下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猪！赵醒侬是共产党！马经理就是方志敏！他们就是要革我们命的，决不能掉以轻心！我命令立即搜查南昌教会医院，捉拿方志敏！”

宪兵们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冲进了南昌教会医院住院部。

宪兵直逼躺在12号病床上的病人：“方志敏，快起来，你被捕了！”

躺在床上的是文化书社的汪群，他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下了床站立道：“方志敏？我不是呀！”

军官一瞧汪群矮小的身材，显然不是方志敏，气得目瞪口呆。

宪兵离开后，汪群、胡生、余济安以及医生、护士，一起奔向医院的后门，朝着赣江眺望。他们目送赣江水面上飘着的一条小木船，原来方志敏已安然乘坐其中，向远方驶去。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方志敏从南昌脱险后，转移到了南京，住进了南京仪凤门的一家小客栈。在这里，他写下了《我的心》和《同情心》两首白



话诗。这两首诗于1923年5月15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

此时，方志敏找到了正在东南大学深造的原弋阳高小的教师叶青。叶青对他关怀备至，送给他一件呢子大衣，并安排他在成贤街旁的文昌阁住下，做东南大学的旁听生。

8月，方志敏在南京又与从上海来宁出席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赵醒侗重逢。赵醒侗启程前，团中央发给了他购买上海至南京三等火车票的车费，但他只乘坐四等铺位，将省下的一点钱给了方志敏。

接着，他俩又开始在南京筹划《新江西半月刊》的编辑出版事宜。不久，该刊在上海发行，方志敏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慰友》一文。

此间，方志敏积极要求早日回南昌开展团的工作，赵醒侗很快答应了他。

10月，赵醒侗由沪返赣。组织上决定由方志敏协助他工作。于是，他俩同心协力，整顿江西团的组织，设法营救袁玉冰出狱，联络省内外先进青年创建“江西学会”。他俩还组织召开了南昌全体团员大会，传达团中央“二大”精神，成立了南昌地方团委，推选赵醒侗为委员长。

时近年终，方志敏接到家信，要他见信速回。在赵醒侗的一再催促下，方志敏回到了家中。

方志敏的兄弟们告诉他，请他回家是要他想个办法，帮助穷苦兄弟渡过年关这道“鬼门关”。方志敏连夜召开以漆工镇为中心的各村各片负责人会议，布置年关的借谷运动。方志敏深入每个村，彻夜为农民兄弟写借谷条子。有的农民问：“借谷自然好，只是往后怎么还得起？”

方志敏：“往后不要还了，我们要做土地的主人！”

农民又问：“会有这样的好事？”



这时，两个男青年跑上前来，气势汹汹地威胁方志敏：“你如果不想活了，就管这闲事，否则，就乖乖地走开！”

方志敏：“小兄弟，为何大动肝火？我妹妹无理，还请多多指教！”

“什么，是你妹妹？”两个男青年疑惑道。

方志敏：“是的。”

“本来也没什么事，我们看她演红娘演得好，只是要她介绍点经验，谁知她却破口大骂我们是流氓，所以想请教请教她，为什么说我们是流氓？”

“不！他们真的是流氓！”女青年气愤地指着那两个人。

方志敏：“妹妹，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兄弟姐妹，怎么能伤害同胞骨肉！小兄弟，请到里面去歇歇。”

两个男青年一时理屈词穷，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女青年感激不已：“请问大哥尊姓大名，改日再来谢谢你！”

方志敏：“不必谢了。只是你现在不便走，请到我们学校的女生宿舍暂住一夜，待天亮再回去，行吗？”

女青年点了点头。方志敏便带着她来到黎明中学。交谈中，方志敏得知这位女青年叫徐英，是南昌师范的毕业生，现在在一个剧团工作。

方志敏打量着她：“徐英，我觉得和你有些面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徐英：“不！是和我哥哥面熟。”

方志敏：“你哥哥是谁？”

徐英：“徐先兆。”

方志敏：“噢，你是铅山县河口镇人。这么说，我们都是同饮信江水的邻居！我和你哥哥是好朋友，可怎么一直没有听说过你呀？”

徐英笑了笑：“他封建，总不同意带我来认识你。”



地吗？我去找她算账！”说完，就往门外跑。

方志敏迅速唤他回来道：“志纯，你有什么理由骂徐英，她爱不爱有她的自由，你强逼人家的爱情难道就对吗？你想得太简单了，革命者没有了爱情就会去死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方志纯默默地听着，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感到束手无策，一时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兄长。

此后，方志敏仍然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养病。可他的心却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久久难以平静。此时此刻，他甚至相信起命运来了。他觉得，命运总是在捉弄着自己。爱情对他来说就像一杯苦酒，刚刚才开始尝到一点点爱与被爱的甜头，接踵而来的却是一杯苦涩得令他难以吞咽的酒！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又是一个夜晚，赵醒依来看望方志敏。他端了一碗汤药坐在床边递给方志敏，问道：“志敏，如果徐英要求与你和好，你意下如何？”

方志敏默然摇摇头。

赵醒依极力安抚他心里的伤口：“志敏，我理解你的情感，深知你的痛苦。但共产党人有着特殊的爱情观。他所追求的爱情，必须有助于他的事业，有了这个准则，很多问题就好处理了。眼下，你必须战胜病魔，没有好的身体，一切都是空的。”

方志敏默默点头。

夜深时，徐英来到方志敏房中，低着头向他倾诉：“志敏，我对不起你，请原谅我一时感情冲动，在你病情严重时伤害了你，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内疚。其实，我是离不开你的……”

1925年7月，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宣告成立。赵醒依、方志敏等七人当选为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赵醒依任执委常委，方志敏兼任农民部长。

这时，江西督办方本仁接受了英美烟草公司40多万元的贿



方志敏迅速赶到南昌，尔后又启程前往广州。赵醒侬为方志敏送行，欣慰地说道：“志敏，你这次去广州，是作为区委委员和农委书记，代表江西农民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任务也不轻。党期待你把那里的经验带回来，以进一步推动江西的农运工作。我等待着你的凯旋！”

方志敏：“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

临行时，他又不无担心地凝望着赵醒侬：“眼下工作十分紧张，你最近身体又不太好，要多加保重，请留步吧！”

赵醒侬深情地注视着方志敏，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列车上。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赵醒侬和方志敏这一别，竟成了他俩的永别！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于1926年5月1日开幕，历时15天。

方志敏通过听取广东省农委书记彭湃的演说和报告等，学到了不少开展农民运动的新方法，他对组建农民自卫军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感兴趣。

方志敏称赞彭湃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位领袖，他的名字，将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

会议期间，彭湃同方志敏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他对江西开展农民运动的独特方法也非常感兴趣，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方志敏与主持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相见。

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方志敏的手：“你致力于农运的行动，真是难能可贵呀！江西是个贫穷的地方，解放农民尤为重要！”

方志敏十分感激：“广东的农运经验很有借鉴意义。我们要向彭湃同志学习，也请你对江西的农运工作多作指导！”

毛泽东：“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呵！”随后，他们又一起坐



祭醒侬

哭鄱湖，鬼雄人杰同流。
长恨洪都风波起，
顿教生命即时休，天地人同仇！

哀赣江，逝水自难留。
英魂飞变惊梦醒。
不见君颜见衣裘，血花洒全球！

北伐军进攻南昌城的前夕，方志敏离开庐山回南昌协助北伐军攻打南昌城。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城，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江西省党部的工作由秘密转向公开，方志敏仍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农委书记、省党部农民部长、省农协秘书长等职。方志敏对省农协筹备处的工作尽职尽责，筹备处领导骨干是经过毛泽东农讲所培养出来的骨干力量，是一些能文能武的农民才子。方志敏的主导思想是：农民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争取做人的权力，主要是靠自己掌握武装，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国民党右派非常害怕这一点，当时，他们委派了两个AB团的骨干委员到省农协，当然不是来做工作，而是来和方志敏捣乱子。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方志敏总与他们先争后斗，最后拍桌大吵，不欢而散。他们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方志敏，方志敏不以为然。

不久，传来方远杰等领导农民攻打漆工镇警察所成功的消息，打死了余麻子，缴到10枝木头枪。他们感到在斗争中急需武装，请方志敏设法为家乡农运搞些枪支。同时，把弋阳民团团长、大劣绅张念诚押送到省农协，关押在南昌高等法院。随后，张念诚的老婆严翠凤来到省农协，拿出一堆金银财宝，跪在方志敏脚下哭诉：“志敏，你不看我在我的份上，也应看在严老师的份



全赞同毛泽东在武汉举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倡议，并就如何搞好这项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此，毛泽东给予了肯定。

毛泽东、方志敏还围绕工农大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夺取革命政权的问题，进一步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由于毛泽东和方志敏对党和革命事业有着伟大的抱负和执著的追求，对中国革命满怀信心，因而两人心心相印，亲密无间。从此，这两位农民出身的革命领导人，成了革命征程上一对知音。

1927年2月20日上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拉开帷幕。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由总司令蒋介石演讲。蒋介石说：“……我代表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向农友保证，愿为保卫农民的利益而努力……”此时，台下许多农民举手发言，还有不少人送上材料，控告国民党右派屠杀农民骨干和省农协特派员的行为，要求总司令下令惩治凶手，为农民撑腰报仇，急得蒋介石直冒冷汗。

在省党部、省政府欢迎农民代表的会议上，方志敏代表农民向省政府提出了取消省保安团、将其枪支和经费拨归省农民协会、筹建农民自卫军等三项要求。省政府官员听后，个个忐忑不安，他们密谋对策，必须坚决掌握农运的领导权，以AB团“圈定”省农协执行委员，企图彻底搞垮方志敏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

会议期间，方志敏还就AB团要“圈定”省农协执行委员一事，专程跑到省委汇报和请示。

可是，省委刘书记却显得很不耐烦。他打断方志敏的话，含糊其词地表示：“方志敏同志，国共两党合作，凡事均须容忍、让步。我们要以共产党人的诚意，去拉拢和影响他们！”

方志敏回应道：“容忍、让步已把省党部给断送掉了！难道还要把省农协送进老虎口中，以此影响他们不成！”

刘书记：“农协嘛，陈独秀总书记说过，鉴于目前农运在各



地都出现了左倾苗头，现时宜采取温和的态度来搞，以免妨碍联合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应该深省啊！”

方志敏：“试问，共产党要不要领导农民革命？”

刘书记：“方志敏，你放肆……你怕当不上省农协的领导！官瘾十足！”

方志敏觉得自己和刘的思想观点存在明显分歧，这个问题再怎么同他争论也是徒劳的，于是，强忍满腹的委屈和怒气匆匆地告辞了。

一天上午，AB团骨干手持“圈定”的省农协执委名单，特地来到方志敏跟前，皮笑肉不笑地对着他：“志敏同志，这次省党部‘圈定’的省农协执委名单，你应该满意了，因为一是在里面加上了你的名字，二是经过总司令过目……”

然而，方志敏今日的态度却完全变了。他微笑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份电文念道：

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方志敏：

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中共中央农委 毛泽东

1927年2月26日

方志敏的神态却异常谦和：“如果总司令执意要搞‘圈定’，就请在这份电文上签个意见，我一定遵照办理。”

听到AB团骨干的汇报，蒋介石拍桌子大骂：“蠢材！我怎能在毛泽东的电文上签什么意见！这完全是方志敏的计谋，叫做骂你不能回嘴，打你不能还手！如此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斗不过方志敏……”

紧接着AB团又使出以金钱收买选票的伎俩，均被代表们识



农民协会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联席会议。”

毛泽东、彭湃亲自到码头迎接方志敏。他们见面后，毛泽东感慨道：“江西的这场斗争可真不容易呀！蒋介石在南昌惨淡经营几个月，现在已经站不住、立不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历史的发展，决不会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江西的农民干得好，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方志敏：“感谢毛书记对江西人民的斗争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这次会议，作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建立农民武装等项决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当选为执行委员。

在武汉期间，方志敏同来自江西的民众代表请愿团一起，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严惩蒋介石及其爪牙的罪行。毛泽东不仅旗帜鲜明地对江西请愿团的行动给予大力支持，而且还请方志敏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说，发动全体学员游行示威，声援江西工农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被迫宣布：重新规定总司令职权，改组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免除李烈钧的省长职务，开除段锡鹏的国民党党籍；委派方志敏、朱培德等为特派员，领导改建江西党政的工作。

方志敏和身着戎装的朱培德站在南昌码头向民众频频招手致意。然后，两人携手登岸，一同前往南昌市公共体育场，出席了由该市200多个团体共3万余名民众参加的“庆祝反AB团斗争胜利暨热烈欢迎方志敏、朱培德大会”。

在省政府举行欢迎宴会上，朱培德致辞：“诸位，兄弟乃一名武夫，不会说话。承蒙汪精卫主席的抬举和各位的捧场，兄弟当上了江西民众的父母官，不胜荣幸！志敏等同志重建省党部的工作，可谓劳苦功高！如今志敏老弟仍兼任农民部长之要职，又



是文人，确实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令我佩服！今后你们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说出来，本省长以枪杆作后盾，谁也别想破坏江西的局面！为此兄弟提议，大家干一杯！”

方志敏提高嗓门：“难得朱省长对民众一片爱心！我想代表农民向政府提一个请求。鉴于目前全省各地农民自卫军都缺少枪支，因此，请朱省长拨给省农民自卫军一些枪。一则体现省政府对农民真心实意的扶持；二则农民有了武装，定能为保卫江西繁荣昌盛作出努力。再说，这也正是朱省长所期待的好事。”

朱培德思索了片刻，然后问：“哦，缺少枪支？好说，要多少？”

方志敏：“请给个整数吧，100枝。”

朱培德爽快地说：“好！给100枝，我会让秘书送一份文书去。”

几天后的一日，淦克鹤气冲冲地跑进屋来：“这么多天了，我们跑断了腿，人家一枝枪也不给！朱培德的批文只能用来擦屁股！”

方志敏：“朱培德老奸巨猾，看来……”

淦克鹤：“朱培德原是第三军军长。他知道枪的重要性，绝不会把枪轻易给我们的！”

方志敏：“我去找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同志！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解决枪支问题！”

一天早晨，省农协训练场上，方志敏正对大家说：“衷心感谢朱德同志为我们送来100枝枪。这枪来之不易，我们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没有武装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没有武装，我们用生命和敌人拼，只能失败！因而，请同志们熟悉枪，掌握枪的性能，发挥它的作用，夺取革命的胜利！”

不久，江西各地发生多起反动派屠杀农民协会骨干事件，省农协自卫军均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